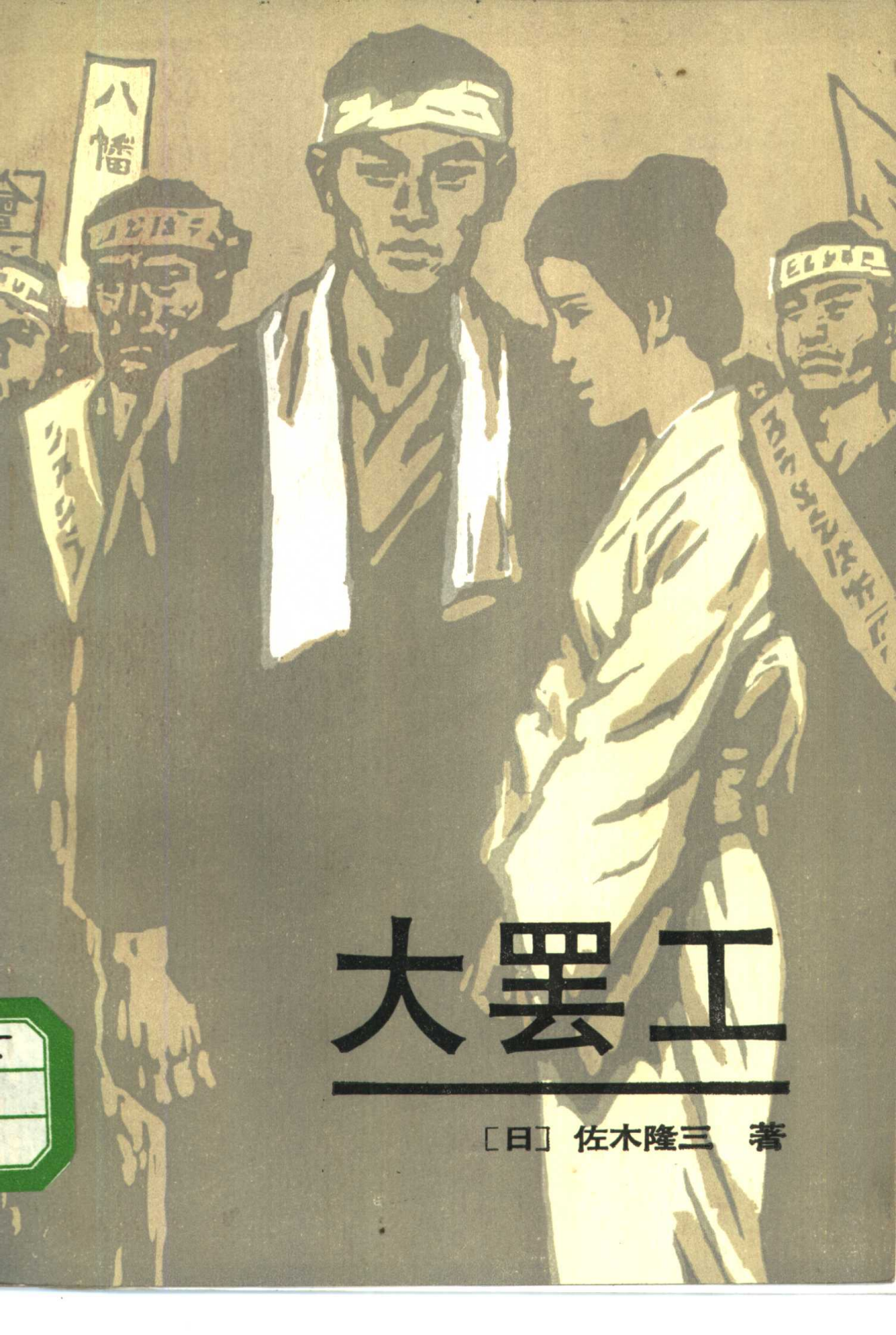




大罢工

〔日〕 佐木隆三 著

大 罢 工

〔日〕佐木隆三 著

马 兴 国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大 要 工

〔日〕佐木隆三著

马兴国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61,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730册

统一书号：10091·1032 定价：1.20元

简 介

这部小说是以1920年日本八幡钢铁厂首届大罢工为背景，描写了工人筱原辰吉一家的悲惨遭遇。以工友会为一方，与资本家的御用工会进行了尖锐曲折的斗争。主人公筱原为捍卫工人利益，不受拉拢不怕威吓。他的行动感动了寡嫂，二人产生了纯洁的爱情。最后，筱原被劫参加复工，在用船运往钢铁厂途中，他奋起反抗，不幸落水，悲壮死去。

本书突破了工人文学的一般公式化的模式，以生动形象刻画了主人公一家的悲惨命运和波澜壮阔的罢工场面。

本书是战后日本工人文学的名作，我国文学界曾在《光明日报》上给予很高评价。

《大罢工》序

叶渭渠

日本进步工人文学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历史，曾出现过象宫岛资夫的《矿工》、细井和喜藏的《女工哀史》、叶山嘉树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以及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佳作。战后，日本进步工人文学更是蓬勃发展。近一二十年它们虽然经历了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在严峻的斗争中，又有了新的发展。更多的工农作家在成长，更多的优秀作品在问世。工农作家来自工农群众，他们深深懂得工农大众受阶级压迫的痛苦，社会视野开阔。他们的作品进一步接触和探索日本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许多优秀的工农作家，如佐木隆三、中田润一郎、山下惣一等都是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以自己的劳动和斗争生活为题材，很有生活气息，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大罢工》就是这类工人文学的代表作品。作者佐木隆三，原名小先良三，一九三七年生于朝鲜平壤，原籍北九州市。一九五六年在福岡县立八幡中学毕业后，进入八幡钢铁厂当轧钢工人，开始从事业余创作，并参加工会运动。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发表了短篇小说《起重机》、《手指》等，描写大企业的内部矛盾和工人的生活，引起了文坛

的注目。一九六三年出版短篇集《猜拳协定》，获得了新日本文学奖。作者通过火热的劳动和斗争，特别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锻炼，不断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一九六一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罢工》。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相隔十五年之后，于一九七六年才能公开出版。一九六四年他辞去工职，一九六七年移居东京，专门从事创作。

《大罢工》是写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最大的罢工事件——一九二〇年八幡钢铁厂的大罢工。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日本在这一冲击之下，也爆发了政治经济总危机。特别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九一八年发生了“抢米风潮”，之后工人罢工事件层出不穷。日本政府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开始镇压工会农会和工农运动，走向法西斯化，走向侵略战争的道路。八幡钢铁厂三万工人就是在提出反对解雇工会（工友会、友爱会）干部、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被拒绝之后，熄灭了高炉的火焰，开始闻名的大罢工的。这次大罢工最终虽被警察、宪兵镇压下去，但它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小说《大罢工》就是以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熄灭了高炉的火焰”的青年工人为模特儿，描写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罢工。作者到八幡钢铁厂工作之后，读了《八幡钢铁厂工人运动史》，深受感动，亲自走访参加过罢工的老工人，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花了两年时间写了这部作品。小说公开出版后，受到了进步舆论界的称赞，被认为是“近来

为数不多的好作品。”

这部作品之所以比较成功，首先在于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了这场大罢工的斗争现实，同时把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结合自如。作者是描写了工人为反对解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而进行的大罢工，但又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他仔细地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准确地把握住当时复杂的阶级关系，深刻地揭示了专制主义天皇制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从而巧妙地把故事的发展置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典型环境之中。特别是作品揭示了“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更繁重的劳动、更大的贫困，而资本家却在发战争横财”，从而更加充实了大罢工的意义所在，深化了主题的思想性。所以，故事虽然是选取大罢工的历史片断，但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是同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小说无论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还是对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生活和时代气氛的。可以说，它是一幅日本工人运动史的艺术画卷。

小说是完全忠实于大罢工的历史真实的，但它又跳出历史的原型，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筱原辰吉。这个英雄人物不是天生的高大全，也不是臆造的虚像，而是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磨炼成长的。更难得的是，作者有意识地把主人公的思想成长，同当时阶级关系和矛盾的展开密切结合在一起，细致地刻画了主人公筱原辰吉从一个天皇制崇拜者，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转变过程中的内心矛

盾和斗争，从而丰富了人物的艺术形象。辰吉从小受到“天皇陛下至高无上”的教育，他把父亲在侵略战争中丧命、哥哥在繁重劳动中被火红的钢条活活烧死，都看作是“为天皇陛下牺牲”，并且觉得一些在中国战场上战死的士兵死前没有呼喊“天皇陛下万岁”是“奇耻大辱”，暗自提醒自己：绝不能动摇对天皇的信念；乃至参加大罢工之初，也只是出于告慰哥哥在天之灵，还怀疑这是否违背天皇的意志。作者笔下的这样一个人物，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的教育，逐渐觉醒起来的，在斗争中，他耳闻目睹忠于天皇的军队和警察是如何严重破坏罢工运动和逮捕罢工工人，开始怀疑起天皇来，觉得有必要弄清“天皇陛下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但又觉得“把天皇视为敌人，未免……”因此陷入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之中。最后在厂方进一步勾结军警收买工贼加紧残酷镇压和迫害工人的情况下，他自己也被用武力强迫去充当打手。为了保卫罢工，保卫工友，他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坚定地站在罢工工人一边，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在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呼喊什么呢？喊“天皇陛下万岁”还是喊妈妈、嫂嫂呢？可是他的力气只能喊一句了，于是他挣扎地从嘴边迸出：“工人万岁！”的响亮口号。更可贵的是，作者描写主人公的阶级觉悟，除了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外，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先进思想的熏陶。作者在小说中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且有意在后半部安插了“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关键是要看清应该推翻谁”，“再过四五十年，大旗就会举起来！”一席话，象征和暗示大罢工斗争失败了，但从血的教训中得出了宝贵的经验，分

清了敌我友，高高地举起了“工人万岁”的旗帜，预示了未来的胜利；同时让主人公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逐渐血肉丰满起来，使他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主人公筱原辰吉最后牺牲的场面，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作者不仅成功地塑造了筱原辰吉这个典型人物，而且还细致地刻画了生活在辰吉周围的众多的英雄群像，如鼓励辰吉把罢工进行到底、同辰吉有着炽烈感情的寡嫂；真诚地支援辰吉、生活在底层被人鄙视的小酒店女招待；最先拉响汽笛，站在前列英勇斗争的朝鲜工人；由反对辰吉罢工转为支持辰吉罢工的母亲，此外，还有三吉、“秃头”、“妖婆组长”等等人物，乃至一个未曾见过面的外地工人，也在鼓励辰吉：“即使这次罢工失败了，我们也要记住：首相和工厂长官都是一丘之貉！”这些出场人物不管着墨多少，都赋有鲜明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色，起到了陪衬主人公的作用。作者为了加强故事的生活气氛，安排了辰吉和女招待的深情厚谊，辰吉在斗争中对寡嫂产生的爱情，是合情合理的，顺理成章的，且笔调清雅，语言纯朴，更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近几年来，国内翻译出版界甚少介绍这方面的优秀作品。马兴国同志把这部作品翻译出来，文笔通顺流畅、朴实无华，很能传达原作的风格，现在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确实是一件可喜的事，它对于读者了解日本进步工人文学的现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1982年于北京

—

眼瞅就要被轧成钢轨的钢坯，前后晃悠几下后，竟夹在轧辊里停止了运动。辰吉万没想到，大罢工就此开始了。当然，不只是辰吉，其他的轧钢工们也都以为这只不过是轧钢机出了故障。

“够修理一阵子的。咱们一大早就上工，趁这会儿喘口气倒也不坏。”工友们七嘴八舌地说着，离开了轧钢机。

轧钢机的操纵台上，三名操纵工大声吵嚷着，喀嚓喀嚓地扳动把手。辰吉放下手中的钢钳，瞅着操纵台，心中盼望停工的时间越长越好。操纵工们注意到围观者们的眼神，得意地仰起脖子，就象最近在八幡街里时常见到的卡车司机那样神气。这时，剪切组的组长，甚至连精整组的组长也都气喘吁吁地跑来，就象看卡车抛锚的热闹似的。他们双手叉腰，骂起操纵工来。

辰吉也回到轧钢工们休息的地方。伊部三吉让一块草席片给他，然后边往烟锅里填烟丝，边乐滋滋地走向轧辊，就着轧件点着了烟，又高高兴兴地转回来。辰吉挪了挪屁股，给他腾出块地方。

“今天又这么冷。”

“恐怕还是雨中带雪吧！”

室外朦朦胧胧，看不清是雪还是雨。照这个冷劲儿，多半是下雪了。扔下铁钳坐在草席上，越发觉得冷飕飕的。辰吉想和三吉说，“要是铁钳不那么沉，冬天干干活可也不赖”，可是话到嘴边又停住了。他担心跟工友会会员三吉说这种话，三吉肯定要责怪他，“眼瞅就要罢工了，你却胡说什么干活比闲着好，这是啥思想！”

辰吉百无聊赖地把视线投向轧辊。轧件逐渐凉了下來，现在即使轧钢机重新开动，从轧辊中轧出的轧件也是废品，因为轧过的钢坯一旦过长，便装不进加热炉，只好轧断，由炼钢车间的平炉重炼。

“哼，出个故障，能歇上一会儿就知足了。罢工那是异想天开！让钢铁厂的七十个车间同时停工办得到吗？工友会说是有三千名会员，可就连三吉那样的都带上了会徽。三吉这小子，讲大道理是个英雄，抡起铁钳来却是个狗熊。整天价罢工、罢工不离嘴，心思根本不用在干活上，到头来，咱不得不替他多出一份力气。真倒霉！”辰吉心中暗自抱怨。

从一开始干活，辰吉就觉得脊背上痒得难忍，趁这会儿，他摘下手套，先搔起背来。

辰吉这些轧钢工的工作十分单调，钢锭被轧成粗如枕木的钢坯以后，传送到他们的钢轨车间来。钢轨车间的轧辊很长，一组辊上有几道孔型，随着孔型转换，钢坯被轧得又细又长，逐渐变形成为钢轨。辰吉等人的任务，就是在钢坯过来夹进回转轧辊时，用铁钳给它翻个，使钢坯翻滚着转换方向，再进入另一道孔型轧制。用铁钳插到轧件下面，把它夹起来，确实要花很大的气力。辰吉他们只有四个人，却要翻

转最后轧成一百多米长、重四吨以上的轧件，所以，每轧完一根，不要说臂力较弱的三吉，就是其他人也都累得直不起腰来。

辰吉一边挠着脊梁一边想：“就算伊部三吉说得有道理，可是抡起铁钳来你该卖些力气呀！你不使劲，我们就得多费力，反正四吨重的轧件是不会变轻的。光耍嘴皮子干不了活的三吉呀，你不知道在班上给我们增添麻烦了吗？”辰吉继续挠个不停。他转而又想到：“自己怎么偏在今天才想挑三吉的不是呢？”

伊部三吉正往左手掌上“啪啪”地猛打烟锅，烟灰刚抖落下来，他就敏捷地扭正烟锅，用右手麻利地填满烟丝，就着抖落到左手心上的火星点着烟。身边的一个轧钢工向三吉借火，也点起一袋烟。

“三吉去年才够检查兵役的岁数，可是举止作派却很老成。他固然比我大两岁，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读了早稻田大学的函授讲义吧！而且，三吉很早就爱到友爱会总部去。去年十月十六日，工友会刚宣布成立，他就是会员了。”想到这里，辰吉瞟了瞟三吉，手还继续挠脊梁。

这时，汽笛突然发出尖叫。现在并不是鸣汽笛的时候，它却发疯似地吼叫了四五声。据说，这个汽笛是从日俄战争中俘获的俄国船上拆卸下来安装在锅炉车间的，四里方圆之内都可以听见它的声音。

“罢工啦！这是开始罢工的信号！”三吉高声喊叫。

可能是听见了三吉的呼喊，操纵工的组长厉声喝道：

“胡说，这是蒸汽压的毛病！”

汽笛由着性儿吼叫不已。辰吉和工人们一道，不顾一切地跳过那些停在轧钢机上、还有八九百度高温的轧件，向车间门口奔去。

伊部三吉把双手拢在嘴边，扯着嗓门高喊：“罢工啦，罢工啦，别干活啦！”

“只要听见了汽笛，谁都得跑出来，我出来可不是跟着你们起哄的。”辰吉边跑边暗中自我解释。

“别走，别走，不许离开车间！”

为了检查轧钢机突然停止转动的原因而聚在操纵台周围的班长和组长们，拼命阻拦大家。可是，不管是剪切工、精整工还是矫直工，都呼叫着拥向门口，没有人理睬他们。

辰吉跑出车间时，汽笛声已经渐渐低下来。估计拉汽笛的绳子还在被谁拽着没放，而汽笛的蒸气压力已经降低，这和钢轨车间的轧钢机逐渐停止转动是同一道理。

锅炉车间的这个信号汽笛声音宏亮，即使行驶在厂内的近百辆火车头齐声鸣叫，也压不过它。现在，它几乎无声了，集聚在钢轨车间门口的一百多名工人未免有些洩气，不由得用近于责备的目光盯着刚才还在奔走呼号罢工的伊部三吉。三吉尴尬地往地上蹭着木屐，解下系在额上的毛巾，假装去擦根本不存在的汗珠。辰吉虽然也抱怨地瞅了三吉一眼，心里却在想，大汽笛异乎寻常地吼叫，肯定有什么原因，只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异常的现象罢了。

天色渐渐放明，轮箍车间和炼钢车间的前面也是人声嘈杂，看来他们也是听见汽笛声而急忙跑出来观察动静的。

辰吉想，好容易来到外面，不能白跑一趟，顺手拂了把

鼻涕。大概是受辰吉的影响吧，人们也都痛快地擤起鼻涕，甚至还有人站在火车道旁撒起尿来。

“你们这帮混蛋，要干什么？”

班长和组长们跑过来，冲着成群结伙的工人们吼叫。

也许是由于离开了通红的钢坯，冷丁跑到寒冷的室外的缘故，辰吉不由打了个寒噤，接二连三地打起嚏喷来。随着嚏喷的节奏，鼻孔麻酥酥的。他捏住鼻翼，想再擤个痛快。

“就是罢工嘛！”伊部三吉兴高采烈地喊道。

辰吉慌忙扬起脸，只听见不远的地方吵吵嚷嚷，一阵阵喊声不断从先前汽笛鸣叫的方向传来。

“啊，是在中心锅炉车间！”一名矫直工高举双手，大声说。

听说在钢轨车间甲班，只有三吉和这个人是工友会的会员。辰吉下意识地回头看看凑到一起的班长和组长。他们谁也不吭声，只是紧紧地偎成一团。

喊声越来越近。三吉为了探明究竟，沿着火车道向中心锅炉车间跑去。他忽然停住脚步，向大伙招手。

“走啊，到总管理处红楼前集合！”这不是三吉，而是一个披着蓑衣，用毛巾从头包到两颊的小个子。他一边跑一边扯起哑嗓子吆喝。

“走啊——”

辰吉这伙人中，有七八个人答应。辰吉心头一怔：这几个人也是工友会的吧？可是高举双手、积极响应的人越来越多，象辰吉这样呆立不动的人，反倒寥寥无几。

“工友们！”肩披蓑衣的小个子穿着胶统鞋，两只脚并

排站在铁轨上，有力地打着手势，用相当沙哑的声音开始发表演说。每当他讲到上下句衔接的地方，就来一阵口吃。再加上双颊包着毛巾，嘴里象含着糖球似的，让人听不清楚。辰吉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他究竟讲些什么，心想：小个子大概是为了弥补身材矮小的缺陷，才站在铁轨上的吧？辰吉担心地瞧着这位包着双颊的人。他通红的脸上冒着热气，拉着演说的腔调讲个不停，如同技艺娴熟的杂技演员，抡着两只拳头，却始终没从铁轨上掉下来。

“我们工会会为了表达国营八幡钢铁厂二万五千名职工的共同心愿，现在就去给长官送请愿书。胆小怕事的留下来，有种的马上到总管理处前面集合！”

临到末尾，辰吉才听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小个子讲到这里，两手向空中用力一挥，就势跳下了铁轨。辰吉并不认为小个子的讲演如何高明，只是当听到向长官提交请愿书时，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寒噤，接着又连续哆嗦了几下。这时周围象开了锅似地腾起一阵阵声浪。说话工夫，辰吉已和众人一道，一步连跨两根枕木地向前跑起来。

“罢工啦，罢工啦，改善待遇啊！”辰吉也和着众人的节奏，用力呼喊。他分开跑在前面的工友，甚至撵过了三吉，一直跑到靠近排头的地方。披蓑衣的小个子跑在前头，不停地挥动两只手臂。

“冲啊！干啦！”

辰吉赶上了打头的小个子。这时，他已经不再象打寒噤时那样了，仿佛有股热气从腹部涌起，嘴里发出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叫声。他终于又超过了刚才讲演的那个小个子。

当辰吉知道刚才在钢轨车间前面，灵巧地站在铁轨上发表演说的小个子，就是工友会副会长西田健太郎^①的时候，立刻精神为之一振。三吉跑过来得意地介绍说，西田健太郎是肩披蓑衣、包着双颊、脚穿胶统鞋，扮成力工的模样混进钢铁厂的。辰吉颇感兴趣地听着，蓦然想起去年的一件事情。

大正八年^②八月，筱原辰吉成了钢铁厂的正式工人。此后不久的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接到一张传单。一个头戴草帽的人挺着胸脯，派头十足地在路边撒着电影、浪曲^③和戏剧的海报。因为眼看就要迟到，辰吉心中焦急，更主要的是对于撒海报的人那种傲慢的态度抱有反感，所以想故作不见，径自从那个人的眼前走过去。

“给……给你一张。”戴草帽的人开始还挺和气地说。辰吉还是装作没听见。

“你……你是钢铁厂的工人吧？”

那个人紧走两步，撵上辰吉，生气地说。辰吉开心地笑了，心想：哟，这小子还是个结巴哩！于是放慢了脚步。虽然辰吉领来制服和制帽还不到一个月，可穿戴起来，毕竟表明他是国营八幡钢铁厂的工人。辰吉~~同过场~~，~~以想看看对方~~找钢厂的工人干什么。

“喂，拿……拿去！”

眼看工厂大门要关了，戴草帽的人麻利地~~往赶着上班~~

^①西田健太郎(1894—1933)佐贺县人，因组织八幡钢铁厂工人罢工，而被判四个月徒刑。

^②即公元1919年。

^③以三弦为伴奏的一种日本民间说唱的歌曲，类似我国的鼓词。

的工人的手里塞传单，就势也塞给辰吉一张。辰吉不得不接过来，心想应该回句话。

“是……是啥传单？我……我可不喜欢看戏看电影。”

辰吉满心要把话说好，可一张嘴还是有点结巴。戴草帽的人扬起浓眉，扑哧一声笑了。辰吉也尴尬地笑了笑。大概戴草帽的人也象辰吉刚才那样思量：这家伙也是个结巴！

“别……别问，拿回去看看吧！”

戴草帽的人这回爽朗地笑了，拍了拍辰吉的肩膀。辰吉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把传单塞进了衣袋。

他刚走进工厂的大门，宣告六点停止甲班工人入厂的汽笛就响了。只要进了厂内，什么时间到车间都没有关系。辰吉打开了传单。

八幡工会章程

第一条 本工会以启发会员之智能、培养其品德、宣传公益、研究世道为宗旨。

第二条 本工会名为八幡工会。

共有十三条款文，辰吉懒得逐条细看，干脆略过了中间的部分。

本工会之事业

一、以正义人道为本，以忠诚、正直、勇敢、信义、朴素为准绳，改革沦落之世道人心。

二、改善劳动条件：

甲 增加工资。

乙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